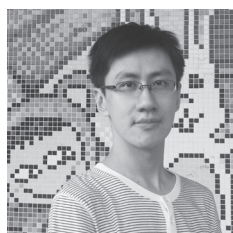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說組 | 優選獎

南國的盛宴

葉琮



個人簡歷

筆名葉琮，桃園人。中文系畢業。喜歡雀鳥，與乾爽的天。

得獎感言

蘋果花迎風搖曳，月光照在懷裡，想起了你，想起了你，
噫~~~~~

一開始只是隨意前進，拎一瓶深色玻璃，漫無目的，順著氣流推進，走著走著就跟隨人字拖捧進水。他在滅頂前驚醒，來不及閉氣，灌了好大口什麼東西，玻璃瓶裡的參茸酒放水流，化為烏有，好險掉在淺水區，人像水獺用爪子爬上岸。

他吐出一口水，水變成什麼東西游走。

只是來吹風，沒理由溺進去，大半年沒吹到故鄉的風，閉眼享受，心底卻湧起哆嗦。遠洋跑船，合約一簽九個月，等於一年有三個季節繫在海上搖，休工期間回到岸上，才害怕被浪捲走？

那口呷出的苦水仍微微地、鹹鹹地醃漬，終於，嘴角皺成餃子皮，像在嘲弄著自己：僥倖沒葬身異國的海，三大洋的危險程度，竟不比眼前看似平靜的出海口。

出海口，淡與鹹的交會，兩種氣質不同的生命沖激，亦是生死交關，生生不息的是大海，奄奄一息的是二仁溪，光是內門養豬的、田寮畜牛畜羊的、阿蓮飼番鴨的，大量屎尿就要把溪水毒啞；下游一排工廠，嘔出廢水乳汁，又通通餵給二仁溪，一路餵到海口、沾染大海——死亡是會傳染的，看海口病得發黃，末期了。

好額人，散食人，那些工廠說我們人人一視同仁，有工廠才有頭路，有頭路窮人才能活不是嗎！不不不，命是攔截住了，但賺來的錢全去付醫藥費還不夠呢。

這片童年的海，不停飲進二仁溪的嘴，可憐的童年呢，就只

剩無邊無岸的黑，倒進再多參茸酒也會被吞噬。今晚卻是一個如玻璃瓶透明的夜，一片灰黑的天，連半顆月亮都沒懸掛，空氣就很清澄。

海，暗暗發亮。

他試圖辨認光源，然而岸上無燈火，天上無明月，四下間，連自己的影子都無端消失，唯胸腔一顆心臟澎湃著、騷跳著。討海人都曾撞見，無邊無際的無月夜，海面泛起一層薄薄清光，像燃燒的鬼火，有人說是夜光藻，有人說是攜帶發光體的浮游生物。故鄉的海口，何時也浮出這些光，且越夜越亮？

怎麼可能？

怎麼可能？

多久沒遇見白金了。

是童年，父親還未消失的童年，他對他述說白金滔滔的季節，海水不冰，兩瓣屁股興奮到強強滾。熟幼兩人踱到出海口，搶在魚苗湧進清澈的二仁溪，先攔住了，只要沸騰一冬，未來幾年都不用愁，因為一口氣可吃成大籩呆，說完全身抖動，如鰻苗鑽進褲襠，屁股和大腿深愛這陣心癢難搔之感。

當離開了童年的他，長大變熟，依約抵達海口，北邊的二仁溪已駐紮死神。

嘔，嘔嘔，南國幾時也有黑龍江？

那條金屬之河，鍍上一層墨黑銅綠，正不停為海注入屍油，

不待夜色降臨，是無邊無際的死寂，大家都認為水底再無生命可棲，只好認命早早放棄白金，或說，是白金放棄他們這片海岸。

撈鰻人啊，靠海靠溪，唇齒相依。他們一個一個都把這條死河遺棄，鰻苗卻悄悄徘徊海口，靜靜地亮著。

好亮好亮，落水他也不怕。

直到上了岸，才真正受到驚嚇。

月亮正露出一張巨臉，圓滿無缺，它什麼都瞧清楚了。人心虛地跑，腿毛如海藻，海水沿著小腿肚滴，人字拖一路滲漏秘密。每踩一步，留一灘濕答答亮晶晶的印子。

酒是完全醒了，回程逆著風，途經南茭橋，繞行一大片淒淒公墓地，毛孔吹塑成一粒粒雞皮疙瘩。或許今夜月亮的臉太大，或許海風叫得緊張，他像被電鰻電到一路抖回家。

阿媛早睡熟了。一整個年頭，兩個人暱鬥陣少，一個人暱的時陣多，他不也是，身邊無伴更好眠。

臥室純然黑暗，留客廳一盞奶黃暖燈，十一月，南國的夜，一丁點微光足以擋風寒。輕輕地，翻找出父親的器具，三角形的撈鰻網，只剩骸骨。

車庫囤了好幾張錯誤的網，當時初初跑船，在船上被當垃圾，他偷渡下來，幾張乏人問津的網，彷彿天生屬於海口，三大洋用不到如此細目的網。一雙粗手靈活纏繞飛舞，像一隻展翅蝙蝠。

兩隻竿子，迎風而張，像撐開兩條長肋骨。

再次往海口出發，決定叫醒卡車護送自己，外加一桶一桶塑膠貯水盆，不願百分百信任海風推送。他的眼睛更習慣夜色，皮膚更適應海口的時淡時鹹，像一種廣鹽性魚類，剛剛落水即有感，海比想像中溫暖，或許是洋流會發光的緣故。

他撐開垂死復活的三叉網，泡進海水，波光粼粼，下半身成為流動的光影。生命大氾濫，黑鰻苗、鱸鰻苗、雜魚苗，蕊姨都不要，她只收玻璃苗。

滿滿白金般的玻璃苗。

海口貧瘠，怎麼莫名地，肥了起來？除了月光，今晚有數不清的透亮，讓黑暗幾乎消失，方圓二十尺，玻璃苗大爆發，目光觸摸得到牠們的閃爍。阿斌的心思漂浮在盛宴，故鄉，今夜成為神聖漁場，媲美在三大洋所體驗到的強大力量，他的褲襠不禁哆嗦好幾下。

是爸，那撈鰻苗的姿態，從遙遠的童年起漲，漲到身上心上，反覆沖刷，猶夾帶落日的餘溫。有一種飢餓，叫二仁溪的飢餓，正需要鰻苗安慰，天公伯心熱慈悲，賜與一場久違的盛宴，讓久病的、餓肚子的人去撈，只是來到了最後一刻的病人，不免瘋狂，像當年爸總掛念：「後一冬不知影甘閣無？」所以長大他會加入跑船，主動追魚，船員薪水高，花錢機會少，雖然寂寞，能吃得慢條斯理細水長流。不要像爸，像餓肚子的人，那樣醉，那樣吃。

海，正以流水席的形式展現。

像受到太多刺激，不停產生胃酸——魚苗畢竟是太營養的蛋白質，但無論 PH 值多濃烈，二仁溪這病人總要大口吞。當年，狂喜中遭海吞噬的父親，會如何吃這夜飯？三叉網的口會如何貪婪？

今夜，他終究是孤身赴宴的人。

畢竟封藏多年，魚網下水沒多久，尼龍纖維開始分解，酥脆了，手臂的青筋更張顯，充飽豐收的血。即使網子故障或老去，一提，沉甸甸的，就明白今年多好，阿斌只惋惜，沒像章魚多生幾條軟臂，多扛幾隻水桶或大澡盆前來。

攜白金而來的潮水，自帶暖意，莫非是收集太多心跳與呼吸？潮來潮往，都通他的網。他喜歡各種活跳波浪，像跑遠的童年，繞回來跟前，拍打著軀幹，接著泡沫碎掉，臉頰潮紅，人瞬間氣血充足。盛宴一波一波不需催促，這些一點也不警惕的生物，心甘情願入網，總之這些光線屬於他。

明天去找蕊姨，將親口報出魚苗行情，像一句短短的新年賀詞，再遞給他一筆為數不小的紅包。孩提時她在茄苳當小盤收苗，後來二仁溪病重無望了，她決絕搬去林園，遙望高屏溪口棲居。那裡，離鰻苗更近，二仁溪早在時光中滅頂了，餓肚子的人想必都伏在高屏溪口。

他迷失在光裡，沒人記得這裡。今夜獨享盛宴，直到半個夜就要流光，月色開始淡化，青筋一瞬間蔓延茁壯。撈鰻苗的都這

樣，難得遇上一次盛宴，撈到手腳都快噴射出去了，人依然會不停動作。



怎麼可能？

怎麼可能？

戶頭的錢完全放水流。

還要補錢？

船在海上，就這麼漂著，有一種背棄之感。聽秋媛吐出字句，揉合沙沙的風，彷彿來自陌生的國度，從手機揚聲器播出，化為無法撿拾的破碎：「阿國一直說不是他的錯，是期貨商的錯，是期交所的錯，還說請斌哥相信政府會賠……」

嘟嘟——秋媛帶著電磁鐵的嗓子，消失了。

剩下猛烈的心跳聲，困在艙房，一遍遍迴盪。

阿國，兒時那堆玩伴裡，唯一北上闖進大學的孩子，舉家搬遷，過起城裡人的日子，他茄荳的住址，從此改頭換面，脫胎成工廠，自己茄荳的電話號碼倒癡癡守舊。前年休船期間，兩人重新接上線，聲音清亮，依然昔日的聰明少年，少年沒遺忘南方。

從南方小村跨入氣派的銀行，他當起理專，做出口碑，每天手指滑過鍵盤，如波浪起伏，億來億去的，穿搭整套神氣活現的白襯衫、黑西裝、黑領帶，像海鷗毛色一樣黑白配。

「老同學，食好鬥相報。」

阿斌連股票都沒碰過，不曾幻想啥期貨，迷信了阿國推薦，當期貨賣方，一年報酬聽說穩穩的，達 7-8%，秋媛推託阿斌一年有三季在海上，不會進場，只聽阿國舌頭如海蛇迅疾反駁：「賣方無須天天盯盤，月結一次就是了，最適合跑船的存錢喔！」

昔日少年竟有這一份心意，男人欲透過秋媛進場。

秋媛說：「為什麼我要聽外人的話？」

「外人？他住茄荳的時間比妳早，從二仁溪清清淺淺，住到二仁溪烏烏塗塗，考上大學才不得不遷，茄荳好不容易出一個銀行家，不聽他聽誰？」

去年真拿回 8%，秋媛才縫上嘴巴。跑船人，噴錢的時機少，錢流進來的時候多，既然存期貨比存定存豐收，不如三大洋搖晃的日子都存上面吧。

2 月 6 日，8 點 45 分，期貨剛剛開盤。

「阿嫂，妳先匯錢一趟，好像有大變盤……」電話聲的催喚，如大船鳴笛駛向秋媛，一查，阿斌的證券戶頭全部歸零，還得倒貼三百多萬，男人悠然在海上搖，不知陸地片片龜裂。

「違約交割，阿國這樣說……」

「會怎樣？」

「會信用破產！都是你，愛聽別人……」

「發生都發生，不然妳是欲逼我跳海？」船變得好晃，撫著

發涼的艙壁，男人也不知憤怒的手指會自動打出什麼字。

「你不是很愛聽伊的話？阿國說，還得補三百多萬……」

男人忍不住蹲下，世界正微微裂開，是頸上的頭腦，是腳下的地板，若真有東西裂了，腳下是一望無際的流體，太平洋，海中央，生再多腳爪也無法立足，她傳來一張彩圖，令他雙眼更花。

「不要傳貼圖！」

本船網路政策：每天 2 小時，每個月 900MB，以陸地的眼光，絕對不敷使用，對海上搖的船員，足夠被視為福利，大夥也有默契，禁止貼圖和影片，別自私佔據頻寬。活人生動的表情，壓成一則扁掉的符號，也使男人容易生氣。

秋媛傳來的，並不是貼圖，那是一張 K 線圖，紅紅綠綠的小樹，排列成小丘陵，突然，就坍塌一個大凹洞，日子踩在上方，像一回合失速的高空彈跳。她是真無話可說，才用圖來說：

開盤隨即跳空重挫 284 點，一路殺，再跌掉 600 點。

但阿國不是說，他們當的是一種賣家，是一種越跌反而越賺的把戲嗎？

大腦以有限的頻寬，思索無預警的浪潮，小波浪，大海嘯？K 線圖還一片油綠，轉眼，聯絡人阿國淡成灰色，拒絕他的質詢，他還想，是否網路堵塞了？但秋媛的訊息卻無比清晰：

「阿國的專線已拔掉了……」

恨不得違抗船長和大副，搭乘黑潮一路往北北西，駛回臺灣。

但船上一丁點瘋狂的動作，都容易讓人被拋入大海當魚飼料。

無邊自由的海，反而最限制了自由。

海色平滑，誰也看不透水面下的峽谷，生成多麼壯觀。漁船正靠近馬里亞納海溝，太平洋一道最深遠的縫隙，這是一片神聖的海域，本船在此搜尋鯉魚、鮪魚的魚汛，準備進行圍網。只要等來鬼頭刀的浪潮，一波波滿載而歸的吉兆，就發大財了，牠們可是黑鮪魚的先發部隊！

他卻像失了食慾，不打算開動眼前一場盛宴。

鬼來了！

大小都來了！

阿斌還躲著？

船員私下稱呼，船長是大鬼，大副是小鬼，一種你嚇我我嚇你、誰也不會被嚇死的遊戲。「鬼都是人扮的啦！」平靜無波的日子阿斌會這麼噹他們，但此時世界靜默，他的心思對著阿媛貼的圖測量，這也算遊戲？再怎麼推敲，只知海上搖的日子顛倒在裡面。唉，連什麼 K 線圖都搞不懂，跟人家做什麼期貨。

可是，可是，難道阿國也不懂？

秋媛說阿國是太懂了。

有船員打賭，阿斌在汪洋大海中刷臉書，有人猜他在下載女人清涼的胴體照，當甲板傳出激情聲響，喜愛彼此捉弄的海員才甘心撤退。

鬼來了！

鬼來了！

緊張的歡呼，一波大勝一波，那麼多人說看見鬼，鬼就是活生生的——成群鬼頭刀，追逐滑翔的飛魚，捕食漂浮的水母，享用太平洋的盛宴，牠們衝出水面又墜落水面，彷彿日常狩獵不過是百無聊賴的遊戲。鬼頭刀一來，黑金就不遠了，這些值錢的物種能精細操控整條船的悲喜，都是遊戲。

船隻準備轉身，像是揪出躲在身後的獵人。他旋開了艙門。

在船上，偏了一個角度，即將前往的遠方，便是完全兩樣的世界。他還在等。等秋媛遲到的訊息，告訴他，她不過跟他玩耍，但天線太恍神，偏離衛星不只一度，與陸地的訊號完全屏蔽，他暫時停止了呼吸。

還剩什麼對秋媛說？

等到訊號回神，卻無話可說，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安靜的片刻。



玻璃苗的光，被白晝徹底消滅，牠們終於完全隱形，有如透明的釣魚線，一桶桶白金擠在露天卡車的後背，搖晃啊搖晃。阿斌特地南下高屏溪，找到記憶中的蕊姨，當年擁有一頭及腰秀髮，彷彿連續不斷的黑潮，如今被時光截斷，蕊姨變成蕊嬾了。

像一叢稀疏盆景，背對阿斌，她把一雙手泡進水，雙手再怎

麼刁，也挑不出一尾黑線條。

等她抬起花白的頭，整顆鼻子已又濕又滑：「哪來這麼多尾？」

「太平洋來的。」

「哇哩咧——今年汕尾無消無息，白金對佢位來？」

「講破無值錢。」

「二仁溪口？無可能，彼片拋荒真久矣。」

「我是不會講的。」

「今年汕尾連一兩尾攏找無影，真正歹年冬，敢講高屏溪注定綴著二仁溪同款的人生，同款淒涼的命運？」

汕尾港，座落高屏溪出海口偏北一點的海岸，港內海水悠緩，細沙在時光中靜靜淤積，築成一道月牙灣，年年東北風南渡，捕鰻人啊，若是住得遠，會用竹子在沙灘搭起簡易的寮，像片片綠蠟龜的殼，整夜龜甲閃爍，這樣的盛況已成稀罕的景象，因為鰻苗啊，一冬不如一冬。

「鰻苗的價格，早年一尾 30 算不錯了，去年開出每尾 60，接近歷史新高，你敢知影今年開多少？」

「我哪會知？」

「一尾 120，恭喜恭喜，發大財啦，魚肥人也肥！」

年年少魚，步步高升，世間價格大抵如此。

「你齁，食好嘛著愛鬥相報，偷偷報我鰻苗的所在，我袂洩

漏。」

蕊姨不厭其煩，一再試探，但阿斌只用微笑縫起嘴巴。

突發的一筆白金，對餓肚子的人很滋補，當然他不算餓肚子的人，他的肚子不飽不餓，即使虧掉阿國那一條，也不會辜負肚子，頂多漁船多綁幾年，即使 206 那天什麼也沒發生，他也會傻傻多綁幾年，他的眼珠子還會放光，可以盯著百無聊賴的大海好久好久，而不發瘋。

妻卻差點被他搞瘋了。

「蕊姨說玻璃苗一尾 120 喔！」

「那片海的東西能吃嗎？」秋媛見過，抽海水養出的牡蠣，剝開殼，本當牛奶色的肉，煉成鮮艷的礦石，有的像紅瑪瑙，有的是祖母綠，光用看的就中了蠱，再強壯的人吃下去，瞳孔都染得紅橙黃綠，閃耀金屬般奇幻光澤，她好怕阿斌吞進肚裡變成一尊海邊的銅像。

「魚苗不在海口出生啊！」他曾聽船員描述，傳說的白金卵，藏在海平面下，那裡有許多深邃的峽谷，也許是跑船航經的那一道馬里亞納海溝。卵一旦孵出，便是玻璃苗，紛紛由深海奔泳海面，沒有大隻的領導，莫名其妙地，搭乘赤道北方的洋流，來臺灣旅行。

「所以保證好吃，飼在太平洋中央，上鮮！」

「大海沒有牆，游來游去，還不是沾到海口的水？你能消化

嗎，你有那樣的肚子嗎？」

阿斌的聲音收斂了，在餐桌前石化。雙手像三叉網的竿，支撐搖搖欲墜的下巴，屋內走味的氣氛靜待時間消化，是他先辜負妻，歹勢發脾氣；秋媛卻掀開他不在陸上的日子，存款放水流的日子。

「你那個不算外人的阿國，從 206 那天，就人間蒸發，銀行也找不到人。唉，什麼銀行，一個合法、卻比海口還黑暗的所在，施行比千歲王爺還厲害的法術，悄悄把錢變不見，而且人根本也沒爽到、吃到什麼？」

「政府會賠的。」男人像半閉的文蛤，擠出一點虛弱的泡沫。

「那所有愛賭的，都去跟政府討錢了！本來就是投機商品，你遇到鬼，就怪人家不好好控盤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——」

「——像我，也不信海口有白金這種鬼話，不想想二仁溪有多毒，你去哪偷的？劉家魚塢、海浦魚塢、湖內魚塢……」

「妳賠傻啦，就說了，白金無法人工飼養，自己從太平洋漂來！」男人的雙唇終於撐開壓力，像文蛤被燙熟而爆漿。

妻迷惑，何時那麼好運？海口只是嘴巴開開，魚苗會不停湧來。

「真的喔！」那些半點不警惕的生物，像自己，拎著一瓶深色玻璃，漫無目的，順著洋流推進，或許今年的洋流太有個性，任意蛇行，就這麼闖進故鄉海口；或許今年，他就是這麼幸運。

「妳來親眼瞧瞧吧！」用爬滿青筋的手臂，挽著細細的她上車，像拎一支有腰身的酒瓶，這場盛宴只有他親身經歷，不免心驚，怕自己成為世界上孤獨知曉的人。

那片白金之海。

北風還吹不過二仁溪，南國的冬天，一丁點微光就能擋風寒，何況玻璃苗是成群結隊流轉的星，來故鄉海岸放光。一來到海口，秋媛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目睹盛宴的人，阿斌溫熱而粗糙的手掌立刻甩開她。

「別撈！」

「放著眼前的食物不吃？」

「這是什麼苗，渺小得可笑，再怎麼撈，賺得了多少？」

「蕊姨說古早時代有人靠這些不起眼的小物仔賺好幾間厝咧。」

「還是好好休息儲存體力，預備開工。」

「時間還久，妳在怕啥？」

「我怕二仁溪，怕這些浪花，怕這片海。」

「三大洋我都泅過了，故鄉海口有啥可怕？當年，二仁溪還沒變色，鰻苗年年光顧，人老泡在裡面打滾，反而是海要怕我！」

「很多東西不是人能吃的！」

又不是飢不擇食的人，亂吃，怕染上二仁溪的病，身體廢成一灘破銅爛鐵。

「妳回家躺著當廢人就好，妳不吃我吃。」

「朽死鬼！」秋媛啐了一聲。

他就是這樣，肌肉都快麻痺、手腳都快噴光了，依然要不停動作。秋媛負氣似地，拿出轉身的決心，她必須與阿斌拉開距離。

明明無人行走的平滑沙灘，踩出十分新鮮的腳印，然後越退越凌亂，海邊怎麼多了一些無名氏的影子？她不敢動了。只能回頭，就這麼遠遠望著，看男人的雙手撐起三叉網，張開透明翅膀。



那天之後，海口開始出現別束光，聞風而至的腳印，牽著照明手電筒的光，跑來搶飯吃，有的是生人，有的是當年從二仁溪出逃的人，南國夜晚還暖，不怕泡水會抽搐，會痙攣。

這裡吃食全部免費，二仁溪多仁慈呀。

沙灘開始搭出簡易的工寮，一座連一座，像喜愛孤獨流浪遠洋的海龜，今日集體上岸產卵，約定好似的。

海水開始灌進參茸藥酒的氣味，鹿茸、當歸、黨參、肉桂……

腳印一多，空玻璃也多了，紛紛擱淺沙灘，酒精在腳印主人的身體內搖晃，玻璃瓶腰身的薄紙鬆脫後，逃出了一圈圈肉紅色標楷體，印著參茸酒、生茸酒、鹿茸酒。

到處都在放光，但人類的燈火越清晰，鰻苗的光芒越黯淡，第一次，發現自己不大方，自己才不會將玻璃苗撈到油盡燈枯

咧！他的自私，算得上一種好的自私，看過二仁溪絕望的日子，他突然懼怕這陣風光，怕豐一年，荒涼一輩子。

好亮好亮，尤其前方，一個壯年男人背對他，揮舞高功率的手電筒，光像寶劍亂戳。

又是個生份的外地人，愛湊熱鬧的過客。待手電筒轉向正面，光線刺入眼瞳，阿斌的世界一片慘白。

阿國？

穿著又薄又皺的吊嘎與膝上短褲，他全身飛羽都換毛了：縛著的領帶，拆了；黑西裝白襯衫，都放水流。他看看自己穿的，再看看他，阿國就像大隻許多的阿斌罷了。

「阿嫂沒跟妳來？」他尷尬地微笑，然後把光束切掉，像來不及逃跑。

「她不敢吃這頓。」

看著他特別厲害的網，阿國擠出一點玩笑：「白金回來海口，也不食好鬥相報，不夠意思啫！」

「你不讓我找。」

「斌哥，不是我的錯，」

「難道是我的錯？」

「你我都沒有錯，是政府惹的錯，平倉機制有漏洞，206 當天很多被抬出去的賣方，理當要發大財的，看對方向還要賠，豈有此理？我認識一群被坑的散戶，組了 0206 期貨選擇權受害者自

救會，想邀斌哥加入群組，要回了錢，我們再來投資。」

「唉，那些錢就當放水流，倒是你，為何回來海口？」

「有人說童年的白金回來了，想回來瞧瞧，如果沒有，跌進海裡當魚飼料也比現在快活。」

白金回來了，小時候的他卻回不來，阿斌想。瞧阿國頑長的手指，早早習慣抓鋼筆按滑鼠撥鍵盤，而不適合拖曳魚網，但他還是漫無目的，來到了海口。

把手中那瓶參茸藥酒，遞給阿國，玻璃捏成的頸子指著大海，那瓶口像在說，期貨曾帶你抵達的地方，這片海也做得到。見者有份，海給所有人這場盛宴，趁著今夜，歡歡喜喜聚首，作伙來享用。

「喝一口，暖暖身。」玻璃瓶的口終於觸碰到他手指。

「但別喝醉啦！」

怎淪落到要跟阿斌喝同樣低等的酒，嘴唇還得貼著他強吻過的瓶口，但阿國還是大方把嘴唇蓋上去，不可解的深色液體，像一道濁流入喉，嘔，嘔嘔，參茸酒怪難喝啊，等等要偷偷倒入大海。

「謝謝這瓶好酒，等政府還錢了，再請斌哥吃頓好料。」

「好啊啦！我先請比較快。」

「你不用請我，你只需借我……」

「我沒錢了，那次受重傷，已經被秋媛罵甲擋袂牢。」

「你跑船一年就贏茄荳人好幾年不是？」

「錢都歸秋媛管了。」

網子擱淺手中，突然不知所措，面對著穿透網眼的這些光，現在照著他，就是他的。「至少玻璃苗可以補一下你的洞，今天跟我一起撈，撈到的，一半算你。」

再走遠一點，再走深一點。

「我知道你的手腳習慣辦公桌了，但想吃飽，就不能怕水深，你看那邊的位置還沒有人，有些事縱然做了會心驚膽跳，依然要去做的，而且——」

「一尾鰻苗飄到 120 喔！」

阿斌的膝蓋沒入水中，繼續往更深處溯，直到剩下一顆頭顱沒被淹沒，阿國盯著阿斌露出的腦殼，上方生長出寸寸髮根，珊瑚礁似的，轉也不轉，直接用後腦勺命令他：「快跟上！」

阿國慌亂抓著魚網，腋下還死命夾住酒瓶，左右兩腳不知哪隻先動。

「怕了嗎？」

玻璃瓶沉入網中，酒融進水裡，海有了藥香。阿國把半個身體泡進酒水，緩緩撐開網，水中一切動作都很重。

他以為自己是誰？什麼條件都不如我，只能海上漂，戶頭自然堆積那麼多錢，連海口的金子也自動流向他。

憑什麼要我學他的動作？

跟著阿斌的後腦勺推進，眼光苦苦的，雙手被漬得鹹鹹的，都因為這海。泡進裡頭，我一輩子的超前只能眼睜睜看它越漂越落後，最後放諸水流。

也因為這海，我有一張粗硬的網子，還得到一支堅實的酒瓶。我要做我自己的動作。

他教他的。

有些事縱然心驚膽跳，人依然要去做，做到手肘快噴光，心臟都要爆炸了，他依然不停動作。

今夜的浪花好大。



秋媛來到海口，見到一幢幢龜殼似的建築，天色將暗未暗，月亮甦醒過來，遠方來的捕鰻人還窩在殼裡補眠，唯每座寮繫一串卡車鑰匙，海風吹奏出神聖的氣氛。

人越聚越多，海越夜越亮，都沒搜到完整的他，她還想先不招魂。直到水下搜救大隊的人渾身滴著水珠，亮晶晶地拜託她，至少供一炷香。

少了烏龜寮遮掩，一炷香，一支酒杯，一個女人，在沙灘擺成一座露天的祭壇，但大家看都不看這邊一眼。

一個頹長的黑影子，緩緩踩過來，每踩一步，飄出參茸酒的中藥味。黑西裝，黑眼圈，連中藥味也是黑色的，唯眼球血絲紅

艷。男人消息真靈，搜救大隊的長官也是他的客戶呢。

男人嘆氣道：「沒想到斌哥會想不開，欠銀行錢，慢慢還就是了，他有的是機會，怎麼選擇做傻事？等他還完，本想去酒樓辦桌，招待一頓好料，現在他等不到了，只能買一份日本料亭的蒲燒鰻，雖然單調，但一個盒子，有魚有飯，鋪起來當一桌盛宴。」

秋媛說：「阿國帶飯菜來拜你了，阿斌快點上岸吧！」

「阿嫂，請斌哥好好安息，保佑海口的百姓，今晚都能平安豐收。」香的頂端燒出一蕊紅光，一吸一吐，一閃一滅。

「斌哥，要慢慢吃喔！」

風吹拂地面的口吻，不再縱情地燃燒，冬天在今夜，正式渡過二仁溪，南方枝頭的葉子，清晨將會吹得光光。兩個男人，匆匆離開了，不再回來了，海口依然沸騰著，好久沒這麼熱鬧。有風的海口，特別容易變成餓肚子的人，尤其今夜，空氣蘸了一層蒲燒醬香，秋媛肚子不禁呼喊起來。

「阿斌，你是撈得不知要回來嗎？」等香枝的紅光燒盡，她咬了一口醬色的魚肉，烘烤的油脂香，讓呼吸的味道更複雜。

這不是鰻魚，是鯛魚，俗稱吳郭魚，現在鰻魚太貴了。

月光下，白金開始現形，人人都是黑潮裡的一尾苗，突破天羅地網，往海水裡衝。

鑰匙的敲擊聲，酒瓶的乾杯聲，叮叮噹噹，聽著像一種樂器，

也像一種法器，但它們並不用來招魂，而是替這場盛宴伴奏的。啊—啊—，豐收的喜悅不停呼喊，像一種月光下的儀式。不知何時，月亮也升起了。

月亮露臉沒多久，淡淡的，小小的，再淡再小，也是人類可見的最大的石頭。而女人，什麼都不想看，什麼也不想聽，於是用力摀住耳朵，仍逃不過一波波豐收的音浪，她索性把一張臉埋在膝間，整襟波浪般的髮絲包圍自己，黑髮被吹得興風作浪，南國的葉子只剩這裡還沒掉光。

啊—啊—，發大財啦！

啊—啊—

我不要了—

我不要了—

—有人丟下，後方的人就去搶。

搶的人看到太豐盛的獲物，又主動退到後方。

水越來越肥，數不清的浮游生物上下竄動，秋媛似一尊被吵醒的銅像，總算起身，遠遠凝望這海，似乎有隻肥碩的大魚纏在魚網裡，網子都變形了，卻沒人願意帶走牠。

網子外，數不清的玻璃苗上下竄動，大海剛剛來到最豐饒的時候。

〈南國的盛宴〉評語

郝譽翔

這篇小說一如題目所點出來的「南國」，相當能夠呈現島嶼南方的在地特色和文化，從二仁溪的工業廢水污染、養殖漁業、捕魚的過程，乃至於期貨的炒作等等，生動而多元地鋪陳出一幅底層庶民社會的真實面貌。漁業乃是臺灣海島重要的產業，一直以來卻少見相關的書寫，所以本篇小說更是令讀者的眼睛為之一亮，雖然某些捕魚過程的細節，可再斟酌是否準確，但已經算是相當難得可貴。當前臺灣社會熱門的環保議題，也是這篇小說的主題之一，但卻處理得恰到好處，不會流於說教。作者不僅擅長描寫景色，幾個主要角色也塑造得相當飽滿，透過阿國和阿斌來突出漁業的困境與投機炒作的虛妄，而結尾的畫面尤其成功，充滿了寓意，而大海來到豐饒時刻的一場「盛宴」，竟也成為了生命貧瘠的最佳反諷。